

路梅村遺稿

路百占◎撰

上冊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路梅村遺稿

路百占◎撰

上册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路梅村遺稿:全二冊 / 路百占撰. — 北京:國家圖書館出版社,2016.4

ISBN 978-7-5013-5776-5

I. ①路… II. ①路… III. ①中國文學-古典文學研究-文集②屈原(約前340~約前278)-人物研究-文集 IV. ①I206.2-53②K825.6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26859

書 名 路梅村遺稿(全二冊)

著 者 路百占 撰

責任編輯 南江濤

封面設計 程春燕

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)

(原書日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)

發 行 010-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

66121706(傳真) 66126156(門市部)

E-mail nlcpres@nlc.cn(郵購)

Website www.nlcpres.com→投稿中心

經 銷 新華書店

印 裝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開 本 787×1092(毫米) 1/16

印 張 90

書 號 ISBN 978-7-5013-5776-5

定 價 980.00 圓



路梅村與夫人

出版說明

路百占(1913—1991),字梅村,河南長葛人。1939年畢業於河南大學中文系,曾在許昌師範高等專科學校(今河南工業大學)等處任教。路先生一生致力於《詩品》和《楚辭》研究,尤重《楚辭》,頗有新見。早在1938年,他即完成《詩品劄記》一書,現在研究《詩品》的學者仍在利用。關於《楚辭》,他於1944年石印出版《楚辭發微》上卷,後又續成完帙,稿本存世。路先生大膽探索,卷內直抒己見,並旁徵博引,加以佐證,對《楚辭》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此外,他還有《屈原列傳發微》《屈原歷史論文集》二書,也是研究《楚辭》和屈原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這次我們將路先生四部著作的謄清稿本彙集,定名《路梅村遺稿》,後附其子路中等所撰《路百占(梅村)公生平及著述》一文,方便讀者參閱。需要特別說明的是,我們將路百占先生回憶其生平和學術的文字——《我研究〈詩品〉〈楚辭〉的前前後後》置於書前,一為研究者瞭解其個人經歷,略為學術導讀。二則以示紀念。該文未經公開發表,略顯駁雜繁複,口語較多,為尊重先生,未做大的刪改,請讀者鑒諒。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2016年4月

我研究《詩品》《楚辭》的前前後後

——代前言

我生於 1913 年，原籍是中國長葛縣老城。我不曾有過驚天動地的業績，是一個微小的人物。也不是研究學術的料子，更不具備研究《詩品》《楚辭》的資本。我之所以研究這些，完全是教書的需要，對舊解新說有疑問，鍥而不捨，由漸而然，我用了逾五十多年的時間呢。

不怕閣下笑話，我性魯，才識低下。記得幼小時家嚴先登公教我識字，讓我辨別尺、寸，說：“一尺是十寸”，“十寸是一尺”。繼而問我“區別何在？”我不假思索，便回答到“一寸是十尺，十尺是一寸”。氣得老父臉都白了，我還不知錯在哪裏。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我是多麼笨拙的人。後來因父親不是國民黨員，被罷免掉小學校長，就教私塾了。我即跟著讀私塾，先講後讀，慢慢地開了竅。繼之，進小學、中學。中學的國文教師是孫緘三，著名的秀才。每次發作文，前三名都有獎：小楷本、作文本、拍紙簿呀，可我没得過一次。後來由拔貢張靖臣教國文，他在教育部當過僉事，和魯迅同過事，所以講魯迅的作品，也講自己的作品。記得有一次他說：“後院有一棵棗樹，還有一棵也是棗樹，真妙、真妙！”我不懂問道：“妙在哪裏？”他說：“妙在重複一句，加重說明後院祇有棗樹，修辭的妙法呀！”我認為語言有技巧，開始熱愛語文了，讀呀讀呀！讀了不少的古典小說，白話文裏自然有魯迅的，也有矛盾的，而且會用白話文寫文章了。偶爾也得到獎品，學習勁頭就更大了。中學畢業前，我還當過班上的壁報編輯呢。後來升入河南大學附中社會科學甲組，教國文的是蔣建章（鏡湖），他是武昌高師三傑之一，稍有名氣，也有作品（文史學類）。可我和同學就是不滿意他，因為他愛讀錯字，講錯義。一年多後，我們把他轟跑了——到如今我還以為學生選擇教師是正當的行為，是維護學生利益的正義行動。接課

的教授是盧冀野(前)先生,他個頭不高,有一個習慣:在下堂前十分鐘必說《紅樓夢》一段,繪影繪聲,娓娓動聽,同學們都愛聽。當然講課也好,能扣著學生的心弦。我學習語文的興趣更高了。我對盧前先生,如今仍在懷念。報載他在臺灣某大學教學,是名曲家吳梅的學生。

在附中有個優越條件,能不斷聽到教授們的講演,讓學生大開眼界。黎錦熙、馮友蘭、尹石公都到校作過講演。還記得陳夢家、聞一多也都作過講演,不,是座談。在七號樓二零二教室。陳夢家(詩人兼學者)放蕩不羈,把兩條腿放到桌上。聞一多並非風采奕奕,講話慢慢的,細聲細語。他說:“我不搞創作了,創作難呀!我轉而研究學術了。”哈,聞詩人都不搞創作了,可見創作不容易呀!我何人敢搞創作呢?也搞學術研究吧!他的話影響了我後半生的學術道路。

升入大學,高亨(晉生)先生講諸子專書及文字形義學,范文瀾(仲雲)先生講《文心雕龍》及《中國通史》,羅根澤(雨亭)先生講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,嵇文甫先生講《中國社會經濟史》,邵次公(瑞彭)先生講音韻學及目錄學。邵先生有個怪脾氣,不進教室,在門外就哇啦哇啦講開了,不管有沒人聽。他還每堂必罵校長劉季洪“不懂辦學方法,不懂科目要求:像本科分量重,鐘點少怎麼講完呢?今天不舒服,下課!”說完就走了。他還有個嗜好:吸大煙,所以課都安排在下午。關於他,還有一個值得說的故事——開封開禁煙禁毒大會,特約邵先生做講演人,這是對他的諷刺,可他講了,講的題目卻是“大煙禁不得”,“因為它是藥物,能治病”,還說“屬於什麼科什麼種……”我們在下面聽著覺得有意思,不是贊成或不贊成,而是佩服他的敢於用諷刺針對諷刺。後來聽說他吸的大煙是省府供給,你說怪不怪呢?他還有一筆瘦金體的字,寫得真好,就連板書也是一筆不苟,如果照相下來,可以當字帖臨摹呢!一堂課最後是四版書,四版恰容下,這是一堂課的小結,一篇好文章呢!他看不起新科學,說郭紹虞的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算什麼玩藝。後來他和某女生發生桃色案件,學校把他解聘了。最後病死在開封,遺稿被哄搶而去。

——高先生講書,聲音洪亮,語語凝重。有一句口頭禪“此胡說也”。一是胡適說,二是胡說八道。時出新解,聽者動容。當時他沒有夫人,到了四川之後,纔和羅念慈結婚,羅家藏書甚多,也是一個女學者。還有嵇文甫先生,他講課時,愛摸自己的肚子,好像知識是從自己的肚子中流出來的,慢聲慢語,間以詼諧。羅根澤先生,貌不驚人,講書時板書不成擦去,又不成再擦去,最後笑說“你們自己寫吧”。可是他寫的書,細膩妥帖而又生動。范文瀾先生,紹興人。語言難懂,可我能全部聽懂,一

字不漏。他的《文心雕龍》我聽了兩遍呢！這也許是緣分吧！另外郭紹虞、姜亮夫、蒙文通、張西堂諸先生的課我沒選，但諸位先生齊集河大，可以說是群英薈萃。我求學於當時，也算是幸福無比了。環境的薰陶、誘導，我也想當學術家，但卻沒有研究題目，我還在摸索前進呢！范先生和嵇先生七七事變後辦了《風雨》期刊，宣傳抗日，當時是河南的一盞燈，一盞指路明燈。

考大學那年暑假，我有一個表弟黃本仁，當時考高中，和我同住河大附中。一天他說：“表哥，你給我起個‘字’吧！”我聽後沉思了一會，說：“‘字’是咋起的，我不會，慚愧。”你知道他怎麼說？“學文學的不會起‘字’，笑話。”“笑話”二字至今還在我耳邊響！當時感覺臉就紅了，這是恥辱，但我感謝他。他無意間給我出了個題目，研究題目呀！

父親不供學費了，叫我考鐵路、郵政，給他掙錢。我騙得了路費直奔開封考大學了，考入河大文學院文史系。入學後，泡圖書館，跑書店找名、字、號的材料，星期日也泡在圖書館裏，專心致志研究名、字、號的起法。我翻了不少書，做了不少筆記，唐宋人的筆記也翻了不少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我用了一年時間總算知道各個時代有不同的命法，字的字數也不同，時代的影響，人與人的關係都會影響它。總之，時代影響很大，個性的表現也不少。請范老師看了目錄，他點了一下頭說：“你填了一個空白，好麼！”當時在報上也登過若干章節。這個稿子“文革”中被抄走，平反後我在市圖書館找回，現在看起來還得修改、補正，纔真是一本有意義的書，這算是我研究學術的開始吧。

我是長葛人，梁代的鍾嶸，據說也是長葛人，他的《詩品》是評五言詩的伐山祖，是部名著，但研究的人不多。我就利用圖書館藏書，估計用了五十多種版本校訂一遍，發現問題就寫成文字，像《鍾嶸生年考》，《文史知識》1989年第十一期曹旭《鍾嶸詩品研究綜述》曾載入。《〈詩品〉正名》《〈詩品〉序的分合問題》都寫了文章在校刊上發表，得了稿費，維持學業。當時用的筆名是路山父，取“許由居於山號山父”，示我一生決不為官，做官的人雖身榮而名裂，還會落罵名吧！范師知道後，問我“為什麼研究《詩品》”，我說“鄉賢的原因”。他說“好”。又把他的藏書借給我放在講桌上，交我用，用畢再送回去。我真感謝范師對我的鼓勵，他還說：“有了成果時，我給你介紹開明書店出版。”後日寇進逼開封，學校遷往雞公山，我沒有書籍可參考，祇好停止研究。這是大學二年級的事。由於研究，我提高了探究興趣，也摸索出了研究方法。說實在的，這時我靠稿費維持學業（一年級結業時沒辦法，我

休學一年，做教員積點錢重新上學），我在研究過程中認定選題要新、論點要明、論據要可靠明確、文章要明暢、不嚼別人已嚼過的飯，論必已出、言必有據。換言之，即一要新，二要精。所謂新，就是人尚無發現的問題；所謂精，就是人尚未引用過的資料。

畢業後授課豫西高中，講《楚辭》，我參考了當時能看到的參考書，認為王逸的注釋有許多可疑點，值得重新研究證實。如“正則”“靈君”，因我對名、字、號研究，覺得它不是名和字。但又出了問題，研究後知“名”是獎譽之意，但對“唯庚寅日吾以降”又講不通，出現了矛盾。就以此為突破口，向縱深發展，上下疏通，左右潛導，查書籍，立新解。如“降生也”，我認為古人沒有用“降”做“生”意者，乃釋“降”為“黜”，也得到證據，又知“庚寅日”乃凶日。在《楚世家》中也得到論據，似此情形上下連貫，左右探索，有礙即解，遇難不止，以《楚辭》證《楚辭》，以史公書證《楚辭》，心雖勞而喜有獲，積稿日多，成《楚辭札迻》，複印給學生，我對研究開始有了真正的道路。從此我鉅研不懈，孜孜不倦。1940年夏，我在臨汝豫西高中任教，朱芳圃師在臨汝與宋秀巖結婚時問我：“你是怎樣發現庚寅日為凶日的？新穎得很。”姜亮夫先生在我提出“庚寅日乃凶日”之說後，發“庚寅日乃吉日”之說，以維持他的“降生”舊說。逯欽立先生《楚辭簡論》肯定我的說法，周文康先生也不同意姜說（見《江漢論壇》1986年第九期），使我更相信我的認識是正確的。又如“攝提貞于孟陬兮，唯庚寅吾以降”。古今學者都以為是生日，我獨認為是黜日，即罷官的時間，諸家考訂雖多，均屬徒勞。至於他的生年，我在《鬻桑會盟考》中定為楚宣王二十三年左右，即公元前134年左右。似此情況不知凡幾，真是甘苦兼有。我因興趣，主動地去探索，作為我的事業——一生的事業。從此時起我初步相信自己有能力研究《楚辭》了。我開始鉅進去了。我鉅進深深的海洋。我尋找到了用武之地，當然在守舊說的人，會認為我離經叛道，我不懼詆毀，依然向前走去。

應當說明的是，朋友的勉勵、督促、幫助使我更堅定的走上研究學術的道路。不守舊說，也守舊說；不信新說，也信新說。古人有錯誤，今人也會有錯誤，通過實踐檢驗，相信我的認識，這是辯證的方法。

後又被同學張子萬（光選）邀請到禹廷（彭雪楓將軍伯父）中學授高中語文，一天子萬從南陽歸來，買回一本中央大學的季刊（忘記名字了）贈我，說內有一篇文章是講《離騷》的，可以參考，余讀後，歎曰：“有新意，與余同者三。”子萬與希堯曰：“今日他與你同者三，明日某又與你同者三，最終你成了剽竊者，應速設法出版。”余

曰：“抗戰時期，印刷艱難，何處爲余印刷乎？”子萬曰：“誠然，吾儕當自爲之！”翌日，子萬、希堯並訪余曰：“學校願與你印可乎？”余因字形繁雜，鉛印難行，曰：“可！”即石印三百部，劉向明君策劃繕印，此1944年9月事。當即在大公報刊登《楚辭發微》上卷廣告，贈全國各大學圖書館，因交通不便，郵出約百部。無何，日軍寇南陽，余避兵邦坡，兩月過後，衣食無着。因路通，我和弟等徒步返里，置書於鎮平任其自滅也，光復後取回三十部。“文革”中全被抄走。書，也有罪了！最可惜的是我一生收集到三十多種《楚辭》著作版本，還有我的詩作、歌頌時代的作品、《韓非子》及《孟子》劄記都被燒了，目睹灰燼，潸然淚下。

1942年到槐店聯中任教員，後接任校長，真正討厭人，校務紛繁，無暇讀書！好在一年多後聯中裁撤，我在魯山辦理結束事宜，碰到日軍寇中原，到鎮平禹廷中學任教了。

新中國成立後從縣中調到許昌一高，授語文，研究《楚辭》一度中斷，但我買書仍不停止，愛人陳琰在生活艱苦情況下也不阻止。星期日我在家裏默默研讀，作些札記而已。1956年有親友說在江蘇看到《楚辭發微》上卷翻印本，我不信。後來在《楚辭書目五種》中，看到姜亮夫先生著錄拙作，並有評語，稱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係鉛印本，這時我纔認識到親友所見不虛，因爲石印、鉛印在姜先生極易辨認，但我至今沒看到是何處翻印。這也促使我進一步研究屈原。1956年暑假後調許昌師範教語文，臨行時校長林家瑞告訴我：鄭大調你多次，學校和地區留住了。現在調你到師範，同係一個地區，我留不住你，爲了你的事業與前途，走吧。這時我纔知道大學多次調我，都被留住不放而作罷。

1957年因不會看風使舵、說實話，被錯劃右派。放遷河北內黃白條河農場勞動改造，我真成了屈原！隨身帶《史記》一部，勞作之餘看《史記》。

1969年下放到鄆陵農村，我帶一部劫後倖存的《楚辭》，無事就翻閱，有人問我幹什麼，我信口胡說道“找藥方”（我這一生，僅此一回謊話），輕輕蓋過。我獨處茅屋，孑然一身。農事之暇，或風雨之夜，油燈一盞，土坯做凳、床當桌，展書研究，忘掉痛苦，真正快事。寂然無聞與人，亦誠幸事也。想起1962年，釋放回家在許昌賣茶打坯，手不釋卷，眼不離書，不看車馬往來，不管男女人衆的奇異眼光，恬然自樂，不知人間有憂苦了。1966年“文革”驟起，紅衛兵來抄家，我的藏書，在最艱難情況下，內子陳琰都捨不得換糧吃保存下來！“英雄們”或撕或燒，或拉走，火光中有我的淚影，吆喝聲中看到“英雄們”的瘋狂；還有人指著我說：“你臭名遠揚！”這也是

我的罪名。幸好內子陳琰保存草稿、筆記極密，得以無失。我後來據此進行研究寫作，陳琰厥功甚大！若非她，我真銷聲匿跡了！而這時，我纔五十三歲，正是應該發光的時候呀！

1975 年我到廣西百色，看望舍弟百靈。在右江畔，坐在小凳上寫《屈原列傳發微》，糾正錯誤解釋不少。如“上官大夫奪稿”“屈平不與”。近人講“奪”都作“搶奪”解，“與”作“給”解，這是以今義釋古訓。郭沫若、聞一多、孫作雲都如是說，或認為這一解釋直視上官大夫為一大笨伯，因為草憲令是楚王所命，他搶去做什麼用？不怕懷王怪罪嗎？我講“奪”為“改定”，“與”為“許”，答應的意思。1980 年我報考社科院研究員答辯，主考范寧先生在我答辯後公開宣佈：“熟悉歷史，言人所不言，知識豐富，識見卓穎。”後以年齡過大未果。可我想，為什麼招考時不明言錄取年齡？令我徒勞往返，真是“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”呀！可我有幸到了北京，看到了天安門，遊了故宮，心中真是喜悅。1978 年正式平反改正，恢復名譽、工作，算是蒼天有眼。1981 年調許昌師專教古代文學，乃於課後整理叢殘，在學報上發表若干論文，又為《九章》《九歌》寫出了稿本，重新增訂了《楚辭發微》上卷，我的研究《楚辭》工作正式公開了。我如魚得水一樣快活。我前時（幾十年中）沒有發表文章，實在是有沒有發表的地方，誰個肯為右派發表呢？誰個肯為右派出書呢？且二十多年無顏見人，怕株連友人，信都不敢通，成什麼世界了呢？還記得 1957 年《語文教學通訊》刊出我的《哀江南》，有積極分子去信，挖掉了作者姓名，不就是一例嗎？朱芳圃老師在“文革”之始給我一信說：“運動的激烈，前所未見……屈原——不祥之人也，其書亦不祥之書，吾弟可不研究也。”內子陳琰怕我再以文字買禍，勸余曰：“不要再以文字買罪了。”大而教授，小而家屬，人人害怕，這成什麼社會，連研究學術的自由都沒了，還像個社會主義國家嗎？我不怕橫禍，獨以我愛屈原，愛屈原的奮鬥精神、愛國心腸！前人或今人講錯的，我怎能不為匡正呢？所以雖不通信師友，蟄居一隅，以釘子精神，默默復默默地從事屈原與《楚辭》的研究。綜合研究、分析研究，從個別到一般，從小到大，從淺而深，宏觀到微觀，我都有研究。不然，無以對屈原、對後人，也對不起自己。這是我有能力、應做的工作呀！不能等其他人先我師而為之。對時人的著作，余則搜集不稍懈怠，充實自己、發展自己，五十年來雖間有斷裂，若就整體看，糾正錯誤，另立新解，即王逸名家倘若復生，我也敢當面質問，絕不放過。如王逸說襄初屈原放於江南，我則認為根本無此事，他的到江南，目的是聯合莊騷，抗擊秦兵，是個光明磊落的行動。以七十歲的老人，實在難得，偉大

呀！這說明我在幾經修改的《莊騷歷史考辨》中有詳說，對解釋《九歌》《九章》也有幫助，假如這算貢獻，算是一滴水的貢獻吧！下邊我引1988年《學海擷英》評論拙作的注，做一個證明吧：

二五二頁評《裏初遷屈原於江南說質疑》說：“說明了屈原到年老，仍不忘反秦的行動，忠心謀國，到老彌篤，是真正的愛國詩人。作品補充了《屈原列傳》的缺失文字。”

又評《莊騷歷史考辨》說：“本文係作者研究《楚辭》突破性的成果，此一歷史可補史公之不足……作者此文，辨析論證，毫釐不遺，於前世之誤筆，亦多釐析，爲人所不爲也，發人所不發，誠治歷史的卓見。若其辨析近人的誤說，亦多中肯。”

四六五頁又評《離騷》“惟庚寅吾以降”中的“降”字別解，最後說：“這一論文，提供了古今學人誤談屈辭的例子。”

這些評語，我既興奮、慚愧而又欣慰。

我還有《子蘭陰謀王位，及誣陷屈原的史情初探》一文（《許昌師專學報》1984年第三期）舉出十證以證明子蘭以陰謀王位、殺太子橫於齊的陰毒手段，誣陷屈原、陰阻太子橫返楚兩事。屈原乃被黜而放。這也說明“短之”一詞的內容。對屈原歷史作了新的探索，對《史記》也作了補充。要說成績，這也算突破性的成果吧！我受過學校兩次學術獎勵。我沒向外地投稿的習慣，極少向外地投稿，記得向《江漢論壇》投了一稿，編輯來信說“有新意，即刊出，請勿他投。”這是1987年的事。我不向外投稿的原因一是怕門戶之見，二怕離經叛道的話淺人多不敢登。說句實話，當《莊騷歷史考辨》在我校學報發表之後，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淚——總算有了可以發表文章的地方！我還說過“在國外這篇文章可以拿到高學位”這話，有點自誇。

在鄢陵，我大病一次。好了，就急忙整理舊稿，深怕一旦不飯，稿子完不成時，對不住自己和國家！

若近年的著述，我獨推譚戒甫先生的《楚辭新解》，我所以欣賞他，因為他和我的觀點相近，雖然有不同之處，我還是欣賞得五體投地。同時，姜亮夫先生也有大膽獨到之處，雖然我也有異議，心裏還是佩服的。

數十年來，我對屈原歷史做了大量研究。我的發現，另有湘君，即湘地之長，就是莊騷。他的得名和商君、番君（吳芮）的得名相同，又如陵陽即是辰陽，我都有堅實的證據。在別人看來這不算什麼發現，可在我看來還是真正的突破。又如“左

徒”即左司徒的簡稱。上官大夫是兩個人，靳尚即景尚。別人都不曾道過。

憶自1944年出版《楚辭發微》上卷之後，以抗戰及右派之故，我没有發表過作品，一方面怕壯悔，不能不藏拙，希望達者先我而爲之。二來以一個右派之身誰個敢爲他發表文章呢？不知者以爲我已作古不在人世。知我者或以爲我不努力之故。所以四十年來沒文章見諸國人。人生波折，實難預料。我受貶廿載，同於屈原，此亦奇事也！不禁想起右江畔、小樓中，深夜下淚、右江翻滾，我胸中澎湃，思及“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”！中國之大我無立足之地！每念及一生艱辛，研究成果無可發表，私下裏不知掉下過多少愴然之淚！

又憶及1957年夏，開封師範學院開學術討論會，遇到嵇文甫先生，他說：“你在何處，打聽不出來，你的《楚辭發微》受到北京圖書館季刊《圖書評論》新四卷一二期的好評。”還說：你也是研究屈原的，發發言吧。會後我托趙理之同學找到一本嵇師所言之書看看，大意說：發人未發，言人未言，立意新，言有據。讀後愧甚，這是我的作品受到大刊物的一次好評，感謝嵇老念著通知我。

1988年，余乘離退休同志赴東南考察訪問之機，申請隻身獨往常德，考察地形地物及張若城，以印證我的莊騷據湘抗秦說法，領導以我年老、體弱，路途遙遠，懼生意外，堅不允許。讀司馬遷“鄙沒世而文采不傳於後世”，我深感遺憾！

更有一事，需說明的：我早白髮，快成八十老翁了，雙目不明，兩手戰慄，字不成形，稿不能抄，向天浩歎，高吁奈何！幸省教委得知，資助我七百圓謄抄費，費時年餘，抄者難找，最近纔尋得學生爲我謄抄。還有一些篇章也將在未來寫出來，姑名曰《楚辭發微之餘》，自然這是後話。還有一些考證文字也將寫出，名曰《黑白樓雜考》《梅村札記》，不寫出來，對國家是一大損失呀！何況當《楚辭》研究斷層時代，更不能不寫。突破多少、貢獻大小請讀者正之。

慚愧地說，我錯過機會，沒有評定職稱，像副教授、教授之類頭銜我没有。請讀者勿以“專家”視我，試想不是教授怎能榮膺“專家”的稱號呢？亦自知水準不高，不足以此稱之。我有一齋名，曰“黑白樓”，我意知白守黑，最近看到蘇聯阿·朱別伊的書說“黑白相摻，優缺點兼存”，我想這更合適。這是一。另外我研究屈原《楚辭》，據前述可知是由於“名、字、號”引發出來的，多年來持之以恆，不顧綿薄，悉心讀書。如“懷王死秦，蘭咎屈原”就是我第一個發現的材料。又如《離騷》一篇，我閱讀何止百過（比古人說的萬過，還少得多），但尚有不能解決的問題，我還得繼續努力。幸好我獨不懷疑自己的鉅勁。我愛屈原勝過愛自己，以有生之年，釋殘燭之

光，為研治《楚辭》這塊人類的瑰寶再做貢獻。

路百占

1990 年夏

詩品札記

總目錄

上册

詩品札記	1
楚辭發微四卷(卷一—三)	153

下册

楚辭發微四卷(卷四)	1
屈原列傳發微	217
屈原歷史論文集	489

路百占(梅村)公生平及著述	路中等 撰 697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上册目錄

詩品札記	1
楚辭發微四卷(卷一一三)	
卷一	153
卷二	361
卷三	441